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心灵系列



永不泯灭的光—— 蒲宁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蒲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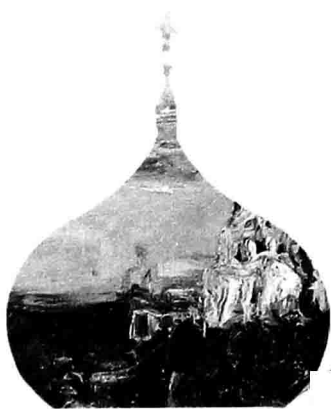
谷羽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心灵系列



永不泯灭的光 蒲宁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蒲宁 著

谷羽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泯灭的光：蒲宁诗选 / (俄罗斯) 蒲宁著；谷羽译.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23-5

I. ①永… II. ①蒲… ②谷…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5580号



汪剑利 主编

〔俄〕蒲宁 著

谷羽 译

总策划：王忠虎、张国强

丛书策划：王森林

责任编辑：张国强

装帧设计：石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85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5468-0623-5

定价：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序言：诗人的胸襟与眼光

□谷 羽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1953），出身于没落贵族世家，在学校只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成材。他十六岁发表处女作，十七岁出版第一本诗集，三十岁成名作《落叶集》问世，三十三岁获得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奖，三十九岁被推选为科学院院士，五十岁流亡法国，六十三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俄罗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获奖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赢得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界的推崇，但他却在苏联国内遭遇忌恨、斥责、冷落与封锁，致使他日后返乡的梦想落空，八十三岁终老于巴黎。



蒲宁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他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认为自己首先是诗人。他一生写诗，直到晚年，从未间断。但他的诗名被小说家的名声所遮掩。蒲宁是很有个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鼎盛时期（1900—1920）正好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相吻合。当时俄罗斯诗坛，流派纷呈，许多诗人标新立异。而他却固守传统，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巴尔丁斯基、丘特切夫、费特、波隆斯基等，是他最为推崇的诗人。乡村、自然、生与死、爱的欢乐与痛苦、域外游历、世界历史与文化，

是他经常涉笔的主题。在诗歌形式方面，他也遵循传统，从未感受到格律的束缚，八行诗、十四行诗，写得出类拔萃；抑扬格、扬抑格，乃至连环三韵体，运用起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难怪有些评论家称呼他为“最后的俄罗斯经典诗人”。

他有很长时间跟高尔基友好相处，许多著作在高尔基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出版。1916年高尔基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发表您的诗和您的小说，对《文学年鉴》和我都是一桩大事。这并非一句空话。我爱您，请别见笑。我喜欢读您的作品，在我这纷扰困顿的生活中，怀念您，谈论您，大概您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诗人……对我说来，您是伟大的诗人，当代首屈一指的诗人。”

尽管受到高尔基如此器重，蒲宁还是在1918年离开了高尔基，离开了莫斯科，漂泊到南方城市敖德萨，1920年1月22日，他永远离开了祖国俄罗斯。

对于蒲宁及其诗歌，长期以来存在着误读与误解，有人说“蒲宁擅长写乡村、自然，是为没落贵族唱挽歌的歌手”，有人指责诗人不该流亡国外，导致“失去根基，才思枯竭”。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很片面，大大缩小了诗人的创作范围，也贬低了蒲宁诗歌的审美内涵与精神价值。

蒲宁虽出身贵族，但年轻时经历过很多坎坷，对社会底层生活有深刻的观察与了解，其早期作品《乡村乞丐》，是写给轮船刷油漆的黑人孩子，写带着猴子流浪的克罗地亚

人，处处体现出他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蒲宁多次出国游历，足迹遍布欧洲、中亚、非洲很多国家。诗人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积淀，胸襟博大，眼光锐利，回顾与思索世界文化发展史，他对杰出的历史人物、对不同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给予理解与尊重。他的许多诗篇，就其精神价值而言，已经超越了民族疆界，成为世界诗坛的杰作与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请听他笔下布鲁诺的呐喊：

众人皆奴隶。你们的君主是野兽：

我将推翻盲目尊崇的王权宝座。

你们关在神庙里：我为你们打开门，

看灿烂光明，看蓝天深邃辽阔！

《乔尔丹诺·布鲁诺》，1906)



003

追求真理的布鲁诺，面对火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他孤傲勇敢的呼声，穿越时代迷雾与风雨，震撼了多少心灵！蒲宁颂扬布鲁诺，追求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诗人与布鲁诺的气质品性一脉相承：为求真理，不怕孤立！

蒲宁深知诗人肩负的使命，他们付出艰难生存的代价，换取身后的荣耀，他们坟头十字架上的花朵，尽是来自后人的敬重。作为诗人，蒲宁对语言极其珍惜与敏感。《碗上题词》，借助考古发现的情节，以三千年前的文字，传达着墓

主人的信念：

永恒的只有无边的海与天，
永恒的只有太阳和美的天地，
永恒的只有一条看不见的线——
让生存者的心与亡灵相牵连。

联结生者与逝者，联结当代与远古的那条线，就是语言和文字。

陵墓、木乃伊和尸骨沉默无声——
唯独语言被赋予生命；
自茫茫远古，在宁静的乡村古坟，
只有文字才发出声音。

我们再也没有更贵重的财产，
岁月充满了忧患！
我们对文字务必要加倍保护，
语言——是不朽的财富。

（《语言》，1915）

在诗人蒲宁看来，语言文字具有超脱死亡的生命力，是不朽的财富；也只有心血与生命凝就的语言，才能抗衡权势

的欺压与金钱的收买，永远闪烁艺术的光芒。

出国流亡，是他极其痛苦、万不得已的抉择。为了维护个人的信念，他忍受思乡之苦，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很多俄罗斯流亡诗人写乡愁，但写得最简洁、最凝练、最生动、最感人的，还是蒲宁的杰作：

鸟儿有巢，野兽有洞。

年轻的心有多么沉痛，

当我辞别父母的家园，

离开故居说声“再见！”

野兽有洞，鸟儿有巢。

心儿痛苦啊，怦怦直跳，

当我背着破旧的行囊，

画着十字走进陌生客房！

《鸟儿有巢……》，1922)



005

纳博科夫推崇蒲宁是丘特切夫之后最杰出的诗人。傲慢的诗人吉皮乌斯，在蒲宁的诗篇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表示赞许与钦佩。

蒲宁一生创作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写得最多的当属赞美乡村与自然风光的短诗。他继承了普希金风景抒情诗的传统，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色彩鲜明地描绘俄罗斯的四季变

化。乍看上去，诗句平淡如散文，又像跟朋友娓娓絮谈。可你细细品味，那些俄罗斯风景特有的细节，散发着诗情画意，比如他写“坑坑洼洼的道路”“草地飘浮的白雾”“绿油油的燕麦”，跟他的前辈大诗人一样，蒲宁致力于挖掘自然风光中永不凋谢的意象之美：

世界各个地方都充满了美，
人间万物让我感到亲近可贵。
(《在草原上》，1889)

金色的秋天是普希金最欣赏的季节。蒲宁除了喜爱多姿多彩的秋天，还经常描写春夏两季的优美风光：

远处田野半个时辰雾气蒙蒙，
倾斜的万千雨丝来去匆匆，
变得气息清新的片片草地，
重新笼罩着蓝莹莹的天空。
(《远处田野半个时辰雾气蒙蒙……》，1889)

蒲宁擅长借景抒情，他的视觉、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善于发现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诗人的调色板上，蓝、青、绿、黄，色彩纷呈，变化多端。他还特别爱用复合性色彩，比如“圆锥形的墨绿云杉”“黄白参半的原野”“银中泛绿

的光线”。当然，广为传诵的还是《落叶》中的诗行：

森林恰似绚丽的彩楼，
呈现绛紫、朱红、金黄。
又像欢快斑斓的高墙，
下边的空地开阔敞亮。

蒲宁喜欢色彩与音响的交汇，倾听“森林寂静神秘地喧腾”。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擅长运用通感，化静为动：

绸缎上的彩色蝴蝶，
依然会飞舞，颤动翅膀——
在湛蓝色的天花板上
颤动，发出沙沙的声响。

（《总有一天……》，1916）



在蒲宁的诗中，各种各样的鸟儿婉转歌唱，不仅有夜莺、杜鹃、云雀、柳莺的歌声，还能聆听鸫鸟、秧鸡、红腹灰雀的鸣叫。诗人特别擅长调动读者的感官，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梦幻感觉：

看不见飞鸟。森林凋零，
枝叶渐渐稀疏呈现病容。

蘑菇消失，但沟壑里面
潮湿的蘑菇气味还很浓……

（《看不见飞鸟……》，1889）

玻璃似的雨滴，罕见又饱满，
夹带着沙沙沙欢快的响声，
待雨水过后，森林一派青翠，
呼吸畅快清爽，四周安静。

（《夕阳西下之前……》，1902）

读蒲宁的诗，我们仿佛能嗅到森林、田野的气息，闻得见草地和秋天落叶的味道。在他的笔下，炊烟居然有“蜜味与果香”，“花园的气味儿清新，融雪的房顶散发暖意”，田野飘浮“燕麦和雨水的气味儿”。

诗人四十七岁时写的《铃兰》（1917），回忆青春岁月的花朵，仿佛还能闻到那如丝如缕的花香：

光秃秃的树林里，寒冷……
你在枯叶之间闪闪发亮，
那时节我还相当年轻，
刚刚涂抹最初的诗行——

你是那样新鲜、水灵，

略带一丝酸楚的芳香，
就永远浸润了一颗心——
我纯洁又年轻的心房！

正是凭借非凡的感受才能，诗人在日常所处的居室中才
随时感受“幸福”的滋味：

窗户敞开。一只鸣叫的小鸟
飞落在窗台。在那一瞬间，
放下书，我移动疲惫的视线。

傍晚时刻，天幕辽远空阔。
打谷场上传来脱粒机的轰鸣……
我看，我听，幸福洋溢心中。

（《傍晚》，1909）



出国以后，诗人怀念故乡的森林、原野，诗行中平添了
几丝压抑、惆怅、悲凉与无奈：

又是寒冷的灰色天空，
又是郁闷的道路，空旷的原野，
莽莽丛林如红褐色地毯，
门口有仆人，台阶下有三套马车……

“啊，一本天真的旧练习册！
当年我凭上帝的忧伤敢怒敢恨？
面对着大好秋光的幸福旅程，
再写出那样的诗句已力不从心！”

（《又是寒冷的灰色天空……》，1923）

让他寝食不安、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是家乡祖先的坟
莹：

夜雨淋漓，房子潮湿昏暗
唯独一个窗口亮着灯光，
寒冷发霉的房子默默伫立，
仿佛被铆在凄凉的坟场。
那里埋着历代祖先和父辈，
他们的尸骨早已经腐烂，
有个失明的老人在守夜，
戴着帽子在长凳上睡眠，
他比所有的老爷更长寿，
是他见证了岁月的变迁。

蒲宁写乡村自然风光，写人生苦难经历，诗笔通常是收
敛的，含蓄平淡。唯独写到爱情，往往诗笔放纵，充满激

情。这大概跟他的一种信念有关。在他看来，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爱情给人短暂而难忘的幸福，也会带来持久的痛苦，难以平服的创伤。读他的情诗，读者能看到他热情奔放的一面：

我和她很晚时还在原野，
颤抖的我接触温柔的唇……
“你跟我尽管莽撞粗鲁！
我愿让你把我抱得更紧。”

她喘不过气来悄悄请求：
“让我歇歇，舒服舒服，
不要亲得这么狠这么疯，
让我的头枕着你的胸脯。”

天上的星星冲我们闪烁，
露水的气息散发着清香。
我的嘴唇一直轻轻亲吻，
吻她的辫子和滚烫面庞。

她已经瞌睡。有次醒来，
蒙眬中像孩子喘了口气，
面带着微笑瞅了我一眼，

然后倚着我贴得更紧密。

旷原的夜晚漆黑又漫长，
我久久守护酣睡的姑娘……
后来天边渐渐变成金色，
看东方悄悄浮现出光亮。

新的一天，原野很凉爽……
我轻轻地小声叫醒了她，
身披红霞我们走过草地，
踩着晶莹露珠送她回家。

（《我和她很晚时……》，1901）



诗人的一生经历了四次婚恋，深知爱情是把双刃剑，爱情带来欢乐也带来伤害。尤其是他的初恋情人帕欣科，同居两年，弃他而去，嫁给了他的朋友比比科夫，让年轻的蒲宁近乎崩溃，绝望中一度想要自杀。他对女性的绝情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昨天你还在把我陪伴，
但是你已经厌倦。
我以为你就是我的妻子，
黄昏时阴雨连绵……

可对女人说来没有往昔：

厌倦就意味着离异。

没关系！点燃壁炉喝杯酒……

唉！真倒不如去买一条狗。

（《孤独》，1903）

蒲宁五十岁流亡国外，侨居法国三十三年，这期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文学专著《托尔斯泰的解脱》以及耗费十年心血的《回忆录》。他始终保持了旺盛的艺术创作生命力，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才思枯竭”。尽管乡愁的阴云一直笼罩心头，但也有摆脱阴影，心境明朗快慰的时刻，一是经过忘我的耕耘，到了收获季节；二是偕夫人一道出游，忘情于山光水色之间。请听来自水城威尼斯的钟声：



源自中世纪钟声悠扬，
世代代的怅惘忧伤，
这是生命常新的福音，
这是缅怀往昔的梦想。

这是古人的温馨宽恕，
这是安慰：人生无常！